

第十章 青浦乡下的女孩

充满热意的乌云爬满青浦县城上空，有气无力的南风假惺惺地抚慰着一脸愁苦的大地。硝烟的硫磺味弥漫游荡，挤走空气养份，使本该清鲜的夏日早晨，变得窒息闷人。柳树，叶子边缘焦黄，恹着瘦弱的身躯，和枯萎的草丛一道站在干裂的蜿蜒河边。浅薄的河水浮在肮脏的河床上，难以展现波光泽纹，更没有给空气带来丝毫湿润。几只被连夜的枪炮声吓懵的麻雀，羽毛暗晦，瘦骨棱丁，悄然无声，停在柳树枝上，怯生生地望着被炮火烤灼的世界。

不久以前，这里还是江南数一数二的鱼米之乡：春天，遍地纵横的水稻田里，水牛悠然自如地拉犁耕耘，在倒映出蓝天白云的水面上划出涟漪，粉红色的野花像剪碎的彩纸洒满翠绿的田埂小径；夏天，辛勤的农夫踏着水车木轮，将混浊的河水经过人工开挖的沟渠，哗哗灌入稻穗长得昂首挺胸的田野，野鸭挥动白色的翅膀一头扎下，用嘴擒住小鱼小虾，溅起水花阵阵；秋天，收割后的稻谷，成担成担堆成金黄的小山，运往打谷场，成群结队的麻雀争食掉落的稻壳，遍地撒欢；冬天，饱食后的水牛懒洋洋地躺在草料槽边，透过贴好对联的半开的农宅木门，瞧看平日早起摸黑劳作的农夫，脸色喝得通红，吸着水烟，磕着瓜子，围成一圈，吆喝，诅咒，嘻笑，打牌赌钱。

现在，在这同一片土地上，只有烧成焦黑的破垣残墙，炸断的树杆，遍布弹坑的稻田，被拉炮军车辗过后压成粘乎乎污泥的田埂，丢弃的军服军旗军鼓军号，缺柄少把的武器，不知躲避被枪弹打得奄奄一息的水牛，丑陋奇形血肉模糊的百姓和各方军人的尸体，以及伤得不能动弹，只好和尸体躺在一起的伤兵，在闷热的空气里呻吟，忍受煎熬。俯视这一切的青浦县城城楼上，挺拔的旗杆，黑乎乎地挂着两具洋人军官和一具华人的尸体，

长毛在常胜军攻下城楼前把他们点了天灯。

常胜军总指挥华尔，在英国驻华海军最高司令贺伯海军上将的军火支援，和上海华洋商界的金钱资助下，听取戈登上尉的建议，把常胜军改编成由洋人当军官，菲律宾人当士官，华人当士兵的混合队伍。从最初的300人，不到半年时间里，扩充到4500余人，配备能击中800码外目标的步枪，32磅炮弹的前膛野战炮，浅水炮艇，和武装平底船，从1862年1月开始，在东起距离上海租界仅10华里的法华，虹桥，徐家汇等处，西到七宝，南翔，嘉定，青浦，历经9个月，与长毛展开惊心动魄的周旋。常胜军的长处是，用近代炮兵的测量法，精确轰击长毛的隐蔽阵地，并用炮艇浅船在水网密布的地区灵活地运送人员物资；长毛的长处是，训练有素的马队配合擅长使用刀矛等冷器的步兵，利用低姿匍匐，土工作业，避开正面战场炮火，绕道侧面发出致命的打击。双方像两条巨大的蟒蛇，纠缠在一起，张开血口大盆，露出利牙，咬向对方的要害。5月6日，常胜军收复青浦县城；6月9日，长毛夺回青浦县城；8月7日，华尔亲自率领常胜军回到青浦县城下，指挥“海生”号上的巨型大炮轰击城楼；8月8日，华尔调松江500名常胜军增援攻城；8月9日，常胜军和安徽辫子兵合力夜袭；8月10日中午，常胜军的水陆炮火轰塌城垛10余处，第二次收复青浦县城。

残酷的战争进行了四天三夜，千百条生命断送在城里城外。

城破之日，也就是抢劫开始之时。常胜军在进入青浦城的第二天，开始了惯常的狂欢。抢劫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地方开始，由什么人带头开始，任何人都说不清楚。带队的军官说不清楚，冲在最前面的士兵说不清楚，被抢的老百姓更说不清楚。隔天的《北华捷报》这么报道常胜军的抢劫详情：“翻箱倒柜，一旦发现珠宝，金银，和财帛，军官和士兵便均分之。在一件蓝衣里找到了一千六百多元，一队军人便把这笔钱分了，每人分得一百多元。他们还抢了金手镯，金手环，又听到发现了长毛的宝库，箱内藏有八千元，他们见猎心喜，不得不丢掉一些东西，以减轻口袋的负担。”在规规矩矩的和平年代，抢劫是不道德的犯法行为，轻则坐牢，重则杀头。长毛叛乱中止了和平年代的道德逻辑，于

是抢劫成了打仗之后的一道点心，好比辛勤劳动过后必须饱吃一餐补充体力。对社会讲，打仗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和平；对个人讲，打仗的目的就是填饱荷包，和商人经商，农人务农的目的一样。不同的是，打仗后的抢劫是强者的狂欢与弱者的恐慌的眩晕组合。抢人者像闯进肉铺的的食肉兽，肆意地大啃大嚼；被抢者像被追逐的小动物，竭尽全力，东躲西藏，最后多半难逃魔爪。一旦被抢，必须当场恭顺合作，稍有抗拒，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如果说，活人被抢是不幸的话，更造孽的情形是，有时候是死人被抢。

在一处被大炮轰塌的城墙处，城墙的缺口被形成坡度的砖瓦和横七竖八的尸体几乎填满。尸体里有攻入缺口时倒毙的常胜军官兵，防守缺口时战死的长毛，和被长毛从别处移来当作工事叠在一起堵缺口的尸体。死人的脸龇牙咧嘴，经过整天整夜暴露在高温下，一个个蜡黄，浮肿，扭歪的躯体和折断的四肢白骨毕露，伤痕累累，粘着厚糊糊的脓和血，发出难闻的气味。就在这熏臭的空气里，几个活人在尸体堆里走动，脚下踩着凝固的血滩发出嚓嚓声。他们不是常胜军的医护人员，不是倖存的长毛，不是死者的家属。他们是到战场上来抢劫尸体财物的劫尸者。在森林里，当雄狮猛虎咬死猎物，饱餐一顿，扬长离开后，豺狗会一拥而至，啃尽骨架上的剩肉。在湖边，秃鹰盘旋在抓食鲑鱼的大熊上空，等待大熊嚼完鱼胸，扔掉鱼身的那一瞬间，高速飞下，含走吃剩的鱼尾。战场的劫尸者就是人类的豺狗或秃鹰，他们不出力夺取猎物，却分享猎物的残余。

为首的劫尸者是一个瘸子，用布蒙住鼻子以下的脸部，挡住臭味，却遮不住他满脸的汗腻和骨溜溜向四处打转的眼神。他的身后跟着一个右手中指缺一节的蒙脸人，和一个热得不穿上衣，卷起裤腿，一脸蛮横的孩子。从1860年算起，瘸子已经第四次来到青浦城外，对他来讲，无论谁输谁赢，只要是打仗，就会死人，只要有死人，他就会不辞辛苦，到战场的死人堆里来掏宝。仗越打越大，死的人越来越多，瘸子的收获越来越丰富，达到了他一人单独干不了的地步。于是，他约上缺手指节的人和那个孩子，跟他一起来战场收货，收入跟他们四六分账。

他让孩子把看上去还可以使用的水壶，军号，皮腰带，统统放入孩子背上的大皮口袋，步枪短枪让缺中节手指的蒙脸人扛起来，自己熟练地弯下身去搜掏每一个死人的口袋。他特别感兴趣的是常胜军中那些死去的菲律宾士官。这些皮肤黝黑的东南亚人，凭籍流利的英语，月薪150美元。他们的家眷在菲律宾，平时吃住都在军营，所以荷包殷实得很。瘸子脚下的这个菲律宾士官，脸朝下躺着，瘸子把他翻过身来，发现他还活着。

“Water(水)。。。 ” 菲律宾士官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他的双眼皮的大眼睛，祈求地望着瘸子。他的双臂炸断，双腿炸伤，无法自己翻身。

瘸子根本听不懂英文，他此时此刻的兴趣，完全着落在菲律宾士官胸前挂着的那副手工精细的金质十字架上。他伸出手去扯十字架，被菲律宾士官弯起炸剩的臂骨，护住胸前。瘸子骂了一声，用力去拉开士官合抱的双臂骨，没有成功，自己却双手染满发黑的污血。孩子不再袖手旁观，从皮口袋里掏出一条宽宽的军用皮带，捲起皮带，向士官的脸抽去。菲律宾士官痛苦地扭歪着脸，嘴里嗷嗷哀叫，承受脸上的抽打，但是仍然没有松开双臂。缺中指手节的蒙面人若无其事地看着他们，好像他们在抽打一头不听使唤的耕牛。

“Stop(住手)！”

三个劫尸者闻声转过身来，他们听不懂英文，但是都立刻明白Stop的意思，因为他们看到一个洋人站在城墙缺口的瓦砾斜坡底部，举枪对着他们。

拿枪的洋人头戴水兵帽，骨骼粗壮，浓密的胸毛从海魂衫的领口处露出，白色的帆布裤管沾满机器油污。满是灰尘，浓毛乌嘴的脸上，深陷在眼眶里的眼睛炯炯有神。他腰插短刀，肩佩水壶，肌肉发达的手臂端着一支.577恩菲尔德步枪。他是常胜军“海生”号炮舰上的水手长，去年被仪和洋行商船“玫瑰号”开除的爱尔兰人艾伦。

艾伦因购买偷来的生丝脏物被沃尔夫船长开除后，船长念他事先并不知道生丝的来路，生丝被巡捕房没收后，连回国的盘缠都没有着落，便介绍他去仪和洋行的码头当修船工人。他在这份薪水减半的码头工作上干了半年，直到常胜军大招水兵，才回到船上，在常胜军

里恢复水手生涯。他的丰富船上经验和因为格外珍惜失而复得机遇造成的卖力态度，使他很快景升为高阶士官的水手长。昨天，在“海生”号对青浦县城通宵达旦的炮击停息后，艾伦睡了一个透觉。醒来后，他听说县城里要开拍卖会，拍卖战利品，很感兴趣，决定进城。在路过城墙缺口时，碰上了刚才打劫受伤菲律宾士官的一幕。

艾伦端着枪走上叠满尸体的瓦砾斜坡，认出菲律宾士官是四天前“海生”号运来的攻城突击队员。他的身上，从胸前到四肢，干结成块的血污铺满军服打烂的地方，绽开的殷红皮肉下露出白森森的骨头，脸上淌着刚被皮带抽出的鲜血，脸部肌肉正在不可控制地抽动。看到艾伦的出现，他的满目恐惧被欣喜取代。

“Water。。。 ”他喃喃出声。

艾伦一手拿枪，一手解下水壶盖子，将水壶塞入士官龟裂的嘴唇。士官贪婪地大口大口吞下水壶里的白兰地，脸颊泛出红润。然后，知足地叹了一口气。

三个劫尸者正想悄悄离开，被艾伦用枪挡住。

艾伦用手指了指躺着的士官，又指了指城里，示意要他们帮忙把他抬进城去。瘸子恭顺地点点头，隔着蒙住的脸，可以感觉到假惺惺的笑脸，他和缺手指节的蒙面人，一个拉双肩，一个搬大腿，抬起士官，痛得士官哇哇直叫。艾伦马上要他们放下士官。

这个地方，四周找不到担架，怎么抬走士官呢？艾伦盯着孩子背上的大皮袋，有了主意。他让孩子哗啦啦倒空大皮袋里的东西，然后拔出锋利的腰刀，将皮口袋从两个方向割出“L”形的口子，展开成一张大皮被。三个劫尸者看懂了皮被的用途，在艾伦的指点下，把菲律宾士官放到皮被的中央，然后连艾伦在内，四个人每人抓住皮被的一角，抬起士官，走下瓦砾斜坡。孩子边走边回头看那些扔掉的东西，敢怒不敢言，因为艾伦走在皮被的右后角，一手抓住皮被，一手握着枪。走到坡下的时候，由于天气太热，三个劫尸者拉下蒙脸布，艾伦认出他们是一年前在虹口卖生丝脏物的潘四家看到的收货人，而那个孩子就是自己在泥泞的街道跌倒时偷走自己钱包的扒手。劫尸者也已认出艾伦这个潘四先生的爱尔兰

兰客人，尽管双方因为语言的障碍，都没有说破，但是敌意已大为减少，默默地绕着城墙，向最近的城门口走去。

根据华尔与“中外会放局”的事先约定，城破之后，青浦城归常胜军驻守。炮火熏黑的城门口架着神气的前膛野战炮，一队常胜军士兵，三三两两正在城门口内外闲晃。常胜军是一支作战勇敢，纪律却异常松懈的军队，下了战场就像无管教的顽童，要么惹事生非，为芝麻绿豆般的小事拳脚相向，要么无精打采，玩忽职守。看到艾伦一行来到城门口，居然无人上前盘问。

“弟兄们，救护队在什么地方？”艾伦问一群坐在地上抽细长烟管的印度锡克族士兵，他们阴沉着脸，正在为没能参加抢劫发劳骚。

“你是哪个单位的？”

“‘海生号’炮舰水手长。”

“你去问龙王爷好了，”一个印度士兵说罢，和其他印度士兵狂笑起来。显然，他们觉得艾伦不是军官，可以怠慢。

“再问一遍，救护队在什么地方？”艾伦用步枪顶住这个印度兵的大包头军帽。其他印度士兵腾起身，举起武器瞄准艾伦。

“不许吵！”城门口里冒出另一个菲律宾士官。

“这位士官伤势严重，必须马上送救护队。”艾伦放下步枪，火气不减地说。

守城门的菲律宾士官认出皮被上的伤兵是自己同胞。“跟我来！”他向艾伦四人挥手。

艾伦一行跟着他穿过城洞。

临近城门的民房大都不是毁于炮火，便是为修补城墙拆得缺梁少柱。往里走了一条街，跨过一条栏杆很低，不小心就会掉落水去的石桥，像样的房屋渐渐多起来。正在抢劫的常胜军忙进忙出，把名贵的古董，考究的衣物，沉重的箱子，堆在板车上，由随军或临

时雇来的苦力推走。找不到苦力的话，他们会强迫被抢劫者当运输工，把昨天还属于自己的财物，运往财物新主人指定的拍卖场。青浦县城是千年古城，不乏殷实富户，但是经过三年来城池四次易手，除了带着细软逃往上海租界的聪明人外，留在城里的有钱人，就是这样，要么被长毛，要么被常胜军和辫子兵，洗劫一空。

常胜军的救护队和拍卖场设在同一栋灰砖青瓦的江南大宅子里，因为此处是全城屡遭兵革后硕果仅剩的大宅子。它是前大清刑部右侍郎王詠的私宅，前后七进，一东一西两个大花园，上下一色水磨砖，看上去古雅庄严。从门窗到顶梁，无木不刻，无砖不雕。沿着青条石拼成的路基，艾伦一行抬着重伤的菲律宾士官穿过柱式迴廊。迴廊两边，用弧形木条筑起栏杆，可凭栏闲坐的宽木板上粘着长毛马队留下的新鲜马粪；迴廊外，小院子里扔着从砸碎的瓷花瓶里抛出来的名贵花卉，用太湖石砌成的假山上躺着常胜军抢劫到手后又觉得不值钱而丢弃的衣物。汗流浹背的常胜军官兵们，扛着刚到手的劫物，兴高彩烈，笑闹喧哗，在劫后残破里四处奔走，震得水磨砖地嘭嘭作响。

救护队摹仿克里米亚战争中建立的战地护理制度，在西花园里搭了四个洁白的帐篷，其中三个帐篷是伤员的野战病房，一个帐篷是手术室。根据战地护理事业的开山鼻祖英国护士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军事档案的分析，战场上士兵死亡的很大原因是受伤之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所以从克里米亚战争中期开始，西方各国军队纷纷在战场建立野战医院。常胜军在青浦开战前，特地从租界请来外科医生伯顿当战地野战医院院长。这位来自香港的医学博士，白大褂上满是伤员的血污，不顾炎热，脸上戴着大口罩，露出两只因通宵未睡布满血丝的眼睛，命令戴着同样大口罩的华人助手把艾伦送来的伤员，放到手术台上等待检查，然后挥挥手让艾伦离去。

爱尔兰水手依样挥手让瘸子他们离去，后者东张西望，不怀好意地观察手术室里的一切器械。看在瘸子他们一路将受伤士官抬到救护队的份上，艾伦不想追究打劫死人伤员的事。艾伦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他是一个不斤斤计较的人，一个不需暗中提防的人。他的

心思现在投向东花园的拍卖场。

常胜军的骨干是转战世界的雇佣军人。自从常胜军在上海周边开始攻城略地以后，军中骨干就尝试引进各种雇佣军的理财制度，其中包括建立拍卖场，拍卖战利品。战利品的来源是常胜军官兵从抢来的东西中，挑出一些因太笨重不易运回家乡，或是看似值钱但新主人不懂欣赏的物件，送到拍卖场上，套现换钱。拍卖场的出席者是常胜军官兵，随军的各种华人服务人员，和辫子军的军官。

总指挥华尔来到拍卖会现场，他像惯常那样，头戴三面遮阳的兜帽，身穿热带居民宽松的蓝哔叽上衣，没有着军服或佩带绶带肩章，手握马鞭，嘴里叼着菲律宾雪茄，在两名穿红色紧身马甲和灯笼裤的马来亚士兵的护卫下，坐在一张紫檀木的太师椅上。华尔想在今天的拍卖场上购买一件中国古董，送给上海的丈人，泰记商行的老板杨坊，所以他特地带来随军的中国通事，帮他物色礼物。

整个东花园里，数百名华洋官兵挤得严严实实，他们大都敞胸露臂，不顾彼此的汗气和口臭，伸直脖子，踮起脚尖，踩着石块青砖，眼里放出亢奋的光泽，热切地望着东花园底部的月门。这里没有官级高下的尊卑之分，没有华洋人种的隔阂抵触，只有听命于钱包的灵魂。月门后面连着大宅的库房，拍卖的物件正从库房里一件件搬出来。月门口站着常胜军的军需官，他是拍卖场上的拍卖官，他的左边站着中国通事，右边放着一个木架子，架子的中央挂着一具硕大的铜锣。

第一件上场的拍卖物是一套颇为别致的八仙桌椅。紫檀木的桌面边缘和桌脚雕刻着精细的花纹，同样木料的四张椅子的椅背上用螺壳拼成古装仕女图。每张仕女的脸用白玉雕成，椅子的椅臂镶着彩玉。拍卖官命令六个苦力抬着八仙桌和椅子绕场一周，让全场出席者近观。然后向全场介绍这套八仙桌椅的来历，并由通事官抑扬顿挫地照样翻译给在场的华人：

“弟兄们，这套桌椅是本城画家曹知白先生家的藏物。曹先生是元朝人，所以这套桌

椅估计至少有三百年历史。长毛宰了曹先生家的后人，桌椅落到长毛手里。两个月前，常胜军第一次攻下青浦，这些东西被长毛隐藏起来。昨天，这套稀世家具被我们常胜军在长毛的圣库密室里发现。大家不要错过机会！”

听到”三百年历史“，全场骚动，尤其是对来自美国的军人来说，家具的年龄是美国国龄的三倍，保存如此完好，不可思议。提到圣库居然还有密室，更引起军人们种种猜测，不知是哪支幸运的队伍，敲开密室的大门，从而按常胜军的规矩取得了里面财物的所有权。

”80两银子！”拍卖官起叫。

”100两！”一个安徽口音的千总军官应声加价。

”120两！”一个声音在艾伦身边响起。艾伦循声望去，见是一个嘴巴很宽，嘴唇很薄，脸色蜡黄毫无血色的瘦子。艾伦认出，他是去年在虹口护送自己回到外滩碰见巡捕时失踪的唐耶叔。

”150两！”一个将要回国的美国军官加入竞争。

“180两！”唐耶叔继续加价。

”300两！”安徽千总高吼。

全场哗然，因为按1美金合2.1两银子的换算，300两银子几乎相当于一个常胜军士兵一个半月的薪水，或相当于大清二品官两个月的俸禄。这个看上去身穿六品武官服饰月薪50两的安徽千总，荷包如此饱满，战争财发大了！

“铛。。。 ”拍卖官敲响铜锣，结束第一件拍卖。安徽军官成了八仙桌椅的新主人。

第二件上场的拍卖物是一对日本七宝烧花瓶。“七宝烧”是16世纪末日本庆长天皇年间，日本工匠摹仿中国“景德镇”工艺，创制的珐琅工艺品。与“景德镇”烧制的花瓶最大的不同在于，“景德镇”花瓶以陶瓷为胎，而“七宝烧”瓶以金属为胎，表面以石英为主要原料配合其他颜料烧制而成，色彩比“景德镇”花瓶更加鲜艳。拍卖的这对七宝烧

花瓶，胎骨轻薄，釉料细腻，酱红色打底，墨绿的树叶上绽开白色菊花，表面没有丝毫凹损。拍卖官向全场介绍花瓶的来历，由通事翻成中文：

“弟兄们，这对七宝烧花瓶是大清皇帝赐给这栋大宅的主人王侍郎的赏品。知道为什么叫七宝烧吗？因为它用了金，银，琉璃，玛瑙，珍珠，琥珀，和珊瑚七种名贵的材料烧成。看到瓶上这些白色的菊花吗？菊花是日本皇室的徽记。所以，估计这对花瓶是日本天皇送给大清皇帝，然后大清皇帝转赏给王侍郎。花瓶也是在长毛的圣库密室里发现的！大家不要错过机会！”

” 100两银子！” 拍卖官起价。

” 120两！”

” 150两！”

。。。。。

” 250两！”

密集的竞争叫价把拍卖价钱迅速拉高。总指挥华尔至今没有加入叫价，因为他在富商丈人杨坊家里看到过镶玉石贝壳的八仙桌和日本七宝烧瓶，他不想送重复的礼物。他在等待更奇特的物件从长毛的圣库密室里出现。他不想使用自己的特权地位，先下手为强，越过拍卖场，直接去长毛的圣库拿。在这方面，华尔很有绅士派头，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有那么多亡命之徒愿意听从他这个草莽英雄的号令。

” 铛。。。 ” 拍卖官再次敲响铜锣。七宝烧瓶以350两找到了新主人。

第三件拍卖品出场时，引起全场一阵骚动。两个苦力抬着一个三尺见方份量显得很重的盒子绕着花园向全场展示。盒子是用纯银打造的，打开盒子，里面躺着九个状如玫瑰花瓣的红色瓷盘，这是一套放在餐桌上能拼成一朵玫瑰花形的餐具。每件花瓣上有三道形似花芯的凹槽，凹槽里各放银质的刀，叉，匙，配在一起就像红花瓣上的银色花芯。餐具和盒子之间，垫着绣满金线的缎子。通事在拍卖官之后用中文介绍餐具的来头：

“弟兄们，这套餐具是长毛头子洪秀全赏给长毛忠酋李秀成的。听说，李秀成用这套餐具专门招待西洋朋友，所以用的不是筷子，而是刀叉匙，连盒子在内，都是纯银打造。银子餐具是李秀成这个等级使用的。在长毛里头，只有洪秀全一人可以用金质餐具。常胜军攻下青浦时，长毛守将来不及替李秀成带走这套餐具，我们是在长毛守城主帅的公馆，也就是这栋大宅里发现这套餐具的。大家不要错过机会！”

全场一边聆听介绍，一边对长毛高层的生活不断唏嘘。原来造反后的生活可以奢侈到这个地步，怪不得造反这么起劲。

”500两银子！”拍卖官开价。

”550两！”几个声音同时喊出一个价钱，其中一个声音是唐耶叔，震得艾伦一边的耳朵嗡嗡响。

”800两！”华尔的通讯在华尔的授意下加入。

”850两！”又是几个声音喊出同一个价钱。显然，这里没有人想礼让总指挥华尔，因为人人知道华尔不介意部下在拍卖场上和他争风。

“1000两！”华尔亲自介入喊价。

“1100两！”仍然有人不想放弃。

“2000两。。。！”华尔最后的“两”字拖得很长。

全场静了下来。大家都东张西望，寻找下一个加价者。一秒，两秒。。。五秒过去。再也没有加价者出现。

“铛。。。”拍卖官敲响铜锣。

”谢谢各位！”华尔站起来致谢，然后带着护兵离开现场，留下他的通讯办理付款和运货的各种善后。

拍卖继续进行。

第四件拍卖品是长毛守城主将周文嘉丢下的冠冕。周文嘉的爵位是绫天豫，在长毛的

六等爵位里排在第五等，地位不算高，所以他的冠冕是由半圆形的铜片编成，冠的正面是一个虎形装饰物，从冠前伸到冠后，冠的两边贴着虎耳，虎额上镶着一颗蓝宝石。这件拍卖品以70两银子找到新主人。

第五件拍卖品是生漆雕花围屏，本城元代画家曹知白家的藏物，估计有三百年以上的历史。这是一幅六开面的围屏，每幅屏面高八尺，宽二尺，雕花用彩玉和玛瑙拼成，讲的是《西厢记》的故事。这件拍卖品以300两银子找到新主人。

第六件拍卖品是圣库密室找到的一款文房四宝。砚台是玉做的，装水的器皿由一块砖红色的石头雕成，笔架是一支罕见的红珊瑚，两块水晶押纸放在银架子上。这件拍卖品以150两找到新主人。

。。。。。。

第十件拍卖品拍出后，拍卖官向大家宣布，后面库房里还有很多东西，因为价钱较低，数量庞大，不可能一件件单独拿来拍卖。请大家排队到库房去根据已经标好的价格，自由选购，不得退货，这是常胜军拍卖场的规矩。

如果说刚才的东花园人潮满得像没顶的水缸，那么听到拍卖官上述这番话后，东花园里的人潮就像水缸打破后的水一样，一股脑儿涌向通向库房的月门，铛得一下就把挂铜锣的架子踩翻。拍卖官和他的助手又哄又骂，好不容易把人潮理顺，排队进入库房。

王侍郎家的库房一头通月门，一头通宅外的大街。这样的布局原先是为了方便侍郎家生活用途的物品，不必经过大宅就能直接搬运出入。拍卖场在库房通向大街的出口处安下收款枱，让从月门那一头进入库房的人潮沿着摆满各种出卖品的长桌子，遍走遍选购，一路走完，刚好到达收款枱付钱，然后离开大宅。

摆在连绵长桌子上的出卖品大致分为四类：鸦片，绸缎，瓷器，皮货。这些物品都是两天里常胜军官兵从民间抢来后，委托拍卖场出售。每件物品都在桌上标明价格，看得出来担任拍卖的军需官老于此道，所以一切安排的井井有条。

艾伦首先挑选了装在藤篮里的四块完整的金花烟土。这种上好烟土，市面的价格是每块44两银子，这里的标价是每块22两银子，如果不是卖给虹口潘四先生那种狠心杀价的买主，可以有稳赚一倍的利润。然后，他挑选了一匹紫红色和一匹银底绣花的绸缎，准备寄给在家乡都已到婚嫁年纪的两个妹妹。艾伦把步枪斜背在肩，一手提着烟土藤篮，一手抓起两匹绸缎，却觉得表面光滑亮丽的绸缎有抓不牢的感觉。看到桌子上有一根草绳，便用草绳打成水手结，套住合拢的两匹绸缎的两端，稳稳地提起来，走到收款枱前。

“一共160两银子，”收款枱的中国通事，翻看艾伦选购的货物后说。

“你算错了，”爱尔兰水手胸有成竹地指出。“四块烟土，每块22两，一共88两；两匹绸缎，每匹18两，一共36两，两项加在一起总共124两。”

“还有这个呢？”中国通事指指草绳。

“什么，一根草绳值36两？！”艾伦激动地质问。

“大人，请跟我来。”中国通事做了一个手势，把艾伦带到五步之远的库门外。这里是一个小天井，出了小天井就是大街。

小天井里站着男女老少十几个华人，看他们的样子，既不像随军的苦力，也不像原先住在王侍郎宅子里的家眷。他们的前额上都扎着草绳，草绳里绕着一条丝带。

通事把艾伦领到其中一个女孩跟前。女孩看上去不过十四五岁，身穿夏天的蓝布衫长及膝盖，短短的脸，剪着前留海，肮脏的灰尘掩盖了原本白皙的肤色和整齐的五官，眼睛红肿，胆怯地望着艾伦。

“大人，请看你的草绳上绕着一根绿色的丝线，对吗？”通事从艾伦套住绸缎的草绳里抽出一根艾伦原先没有注意到的丝线，再和扎在女孩额头上的草绳里的丝带做一个比较。“瞧，一模一样颜色。这就是你买的货，没错。”

艾伦突然明白他遇上了常胜军里的人贩子。

“我要退货！”

”不能退货，这是拍卖场的规矩。”

然后，就像介绍每一件拍卖品一样，通事向艾伦讲述了女孩的来历。她是本城方秀才的儿媳妇，方秀才因为抗拒长毛砸孔庙，被长毛点了天灯，遗体至今还挂在城楼上，她的老公被辫子兵拉去修工事，压死了。她是自己卖自己，要换两口棺材钱，礼葬公公和丈夫。

艾伦还想争辩，却看到唐耶叔也来到小天井，向中国通事耳语。

”大人，这位先生表示，如果你不要这个货，可以转让给他。这样做，拍卖场是允许的。”

不讲英文的唐耶叔向艾伦示好地挥挥手里的一大把草绳。

艾伦觉得喉咙里堵的很，看着女孩惊恐的脸，他想起了自己的妹妹。

”我买下了，算账吧。”艾伦掏出100元美金，交给通事。

艾伦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他不介意贩卖鸦片牟利，不介意购买脏物做家人的礼物，但是他毕竟天良未泯，受不了让一个看上去比自己妹妹还小的女孩落到唐耶叔这样的人贩子手里。

艾伦带着女孩走出王侍郎的大宅，他想让女孩子回家去，但是语言不通，不知如何表达。哒哒哒的马车声打断了他的思绪，一辆由两匹健壮的英国马拉的低轮马车缓缓驶来，低轮马车后跟着数辆由苦力押着的驴拉板车，板车上坐满脏巴巴的华人儿童。为首的板车上挂着中英文招牌：“战地华人儿童收容所”。

艾伦立刻有了主意，带着刚买下的女孩向低轮马车兴冲冲地走去。